后,经略洪承畴又软磨硬泡多次强逼郑逢

元出山,以佐维新,郑逢元都以明室故臣义

天天种瓜,而是潜心纂述,为家乡留下了一

(亦收《思州府志·艺文志》)中赞叹"其生平

院批复:"郑逢元德功并立,忠孝两全,身没

而名彰,事久而论定,允为黔楚之芳型,堪

知府请裁自家府

忠孝大节,实足壮山河之气,与日月争光"。

当然,隐居期间,郑逢元也并非真的去

思州府学教授黄嘉谷在《郑公逢元传》

康熙六十年,绅士具呈详入乡贤,督学

陆世楷,浙江平湖人,字英一,别字孝

这个陆知府,思州任内除辑纂《思旸 志略》之外,最有名的便是向朝廷上了一

主题是恳请圣明皇帝、朝中大员行行

他言辞恳切地说:思州虽然名义上列

山,活跃于清康熙年间。出生官宦世家,先

为南雄知府,后来父逝丁忧,期满后补任思

篇《裁并思州府议》(亦载《思州府志·艺

好,把我当知府的这个府直接裁撤了吧!

为府,但仅仅管辖四个土司,秋粮仅六百九

十多石,条丁马馆银只有三千五百多两,和

其他省比起来,还比不上人家一个小县。先 生大人们,你们见过城中不满百户、合府两

三千家的府吗?见过没有副手佐贰,属官只

有经历、教授两个,手下打杂的书门皂快不

足二十人的知府吗?这里不但没有兵马驻

防,而且连外面来摆摊摊的客商都没有一

个。"虽称府治,实等村墟,巷内似无居人,

逸啊!你们是不晓得我的苦楚,挂着一个府

的名,上面就要求我按照府的标准奉行公

务,接待供应,完成一系列指标任务,就算

按大中小三个等级中最低的来要求我,我

也完不成啊!我自己出钱来完成,我的工资

是有限的。摊牌给百姓,本就穷苦不堪的残

剩下皮包骨了。想去想来,犹豫再三,还是

冒昧呈请把我这个思州府裁并了吧!

请示送上去,一点反应都没有。

我当这两年的知府,苦苦支撑,现在只

陆知府很生气,打个病退报告上去,直

他情真意切的言辞,让我相信他说的 情况是真实的。但若真把府裁并了,按他自 己的想法降府为州,那他这个知府怎么办,

大概率只能顺其自然在原地做个知州,运 气好再加个括号知府级。当然他是不在乎

这些得失的,他考虑的或者只是历代文官

存在着。乾隆年间短暂废除,次年即恢复原

样,直至民国年间在废除府、州大流中退出

但就算这样,思州府还是一如既往地

心中坚守的原则:上不愧天,下不负民。

许多人或者认为在这样的地方当官安

不再出,天天只管种他的瓜。

部珍贵的《平溪卫志书》。

入春秋之祀典。"

文志》)。

庭前真可罗雀。'

黎还能流出多少点血啊?

编辑:罗福强 杨尧 校对:余佑彪 新闻热线:0856-5250651 投稿邮箱:trrbfjszm@163.com

 $\mathbf{B}1$



小兵贪杯误大事

《思州府志》第七卷《事变志》载:(明) 世宗嘉靖二十九年,洞苗攻陷郡城,知府李 允简死之。

话说历史上民变攻城夺池、斩关杀将 之事不可胜数,本不足为奇。然而紧接其后 的记载就让人匪夷所思了。

'苗方出寇,参将石邦宪令二卒星驰 报。次日午后,二卒酗酒于城外,未及报,而 苗已入城,无军防守,众犹不知。知府李允 简被执,投崖而死,掳掠人畜不可胜纪。'

也即是说,防区驻军先得到了情报,参 将立即传令两名士卒连夜驱驰前往报信, 让思州城早作防御。按理,如此紧急军情, 参将派出的必然是得力部卒,受命兵士闻 此险情,也自当星驰电掣狂奔入城预警,谁 承想两位兵大爷,赶是赶到思州城边上了, 却看着城外地摊火锅上的酒碗迈不开腿, 酒瘾一发,什么都顾不上,你一碗、我一碗, 越喝越高兴,居然把十万火急的军情给耽 误了。等他俩尽兴刚想进城告急,对方已攻 入城,活捉知府,将思州城劫掠一空。

听过无数贪杯误事的,就没听过临敌 报送紧急军情途中,还酗酒误事的!

这里,诸君不禁要问,这仅仅是小兵玩 忽职守、工作时间内饮酒的问题,还是石参 将治军不严、用人失察?

"嘉靖三大家"之一的归有光,为被掳 知府亲撰《中宪大夫贵州思州府知府赠中 议大夫赞治尹贵州按察司副使李君墓碑》, 收入《思州府志》第八卷《艺文志·墓志》。其 中还专门叙述了李允简知府被俘虏后的动 人情节。

起义军抓住李知府和他孙子后,就要 求地方官府用钱去赎回。这在当时已经是 惯例了,"苗每执郡县长吏,必求厚赎,院司 及守将亦幸朝廷不知也,率许之以为常。 但李知府却很有气节,断然拒作人质,而且 还写信正告石参将:"亟进兵,勿以我为 忌!"然而石参将却不回应。李知府只好抓 住一次契机,投崖自尽。因这次战乱,"自辰 沅、镇筸、铜仁、石阡、印江,皆受其害。"

小兵误事,李知府殉节,石参将自然难 逃干系,虽然总督张岳一再奏保,还是被朝 廷处以停俸戴罪。

不过,较为惊奇的是,石邦宪参将(今 贵州凯里人)从此果真吸取教训,从严治 兵,勇猛征战,最后竟入传《明史》,被赞"为 总兵官十七年,威镇蛮中。与四川何卿、广 西沈希仪并称一时名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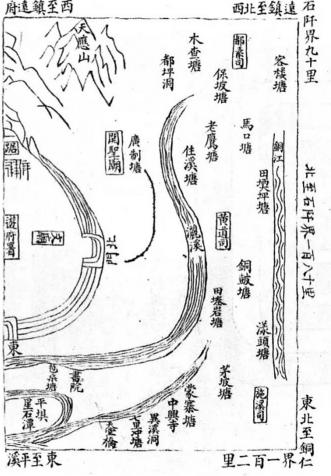
这也算一个奇迹。

总督被荐为里长

郑逢元,字天虞,平溪卫(今贵州玉屏) 人。明崇祯癸酉举人,文武全才。崇祯年间, 从县教谕、州司马、知府一路飙升参政、滇 黔楚蜀粤五省监军道。

南明永历后更受器重,累晋左司马、右 副都御史、总督滇黔楚蜀军务,赐尚方,便 宜行事。后又以"保黔第一功"等,升任尚 书、左都御史。南明崩溃,郑逢元退隐乡里,





《思州府志》载思州府舆图

吟诗赏菊,供养老母。

地方土司长官也是个人才,突然"慧眼 识珠",觉得这个叫郑逢元的"返乡干部"不 重用可惜了,于是向思州知府奏报,要委予 重任,让他担任黄道溪长官司下辖某个里

黄道司下有多少个里?三个:平岳、茅 坡、龙鳌。其中最大的里有多大?

笔者实在无法考证。只能反过来看:黄 道司是思州府下属四个土司之一,而整个 思州府的面积东西仅二百四十五里、西北 袤二百六十里,民三千二百余户。这个里究

竟有多大,大家或者就能估量出来了。

面对土司举荐的"重任",曾显赫一时、 总督四省兵马的郑逢元也是哭笑不得,遂 大笔一挥,写下了两首调侃诗。 《思州府志·艺文志》郑逢元《黄道司报

余为里长笑而谩赋》诗曰:

昔年专阃事如何,袖里弹文转见多。今 到衙门充里役,可将春梦笑东坡。

好读诗书病眼花,每从园圃作生涯。若 持官簿沿门走,荒尽东陵五色瓜。

史载,召(邵)平为秦朝的东陵侯。秦 亡,他成了贫穷的布衣,就在长安城东种起 瓜来,瓜美,皮有五色,大家都称其为"东陵 瓜",也叫"五色瓜"

诗中,郑逢元幽默地说,如果让我去当 这个里长,天天手捧官簿挨家挨户催粮办 赋、征丁应役,我的瓜田咋办?不是要全荒 废了么?

其实,在此之前,孙可望据黔称秦王, 威屈大臣,任意生杀予夺,就曾胁迫、拉拢 郑逢元,郑逢元却撰写《王命论》对其大加 讽刺,归卧杜门,威不能屈。清廷控制西南

雖好及天驚殿奏陌積雪載塗柔條葉隕茂樹枝枯處而幽居方其綠華春艷丹乾夏數翠實已採綠陰惟寒梅之高潔乃植根於墙隅終清標與淑質嗟寂惟寒梅之高以及植水。 发有高人貞士之致因為賦曰

之候繁花盛開但以地處污雜無人吟賞其下思賜郡治之後願其東北隔有古梅一樹霜雪寒梅賦有序

个中缘由,似可玩味。

三百年武脩廢弛殆真能制元訓隸鄉勇扼要設壓剔而振舉賢聲蓋著衡永閒土賊紛起承平将遂晉太守元在衝跌久一切公私巨細之務無不崇賴丁丑超擢楚僑聽司馬清廉方正權豪飲蘇購納月川之法與勤罰情師道尊嚴督撫交薦 川中流冠而賊勢轉熾屡書丐元人蜀恊謀討賊餘孽屹然西南保障於時大司馬王應熊督師計 零亦思報國與諸郡将隨方設署或熟或撫盡平 壘矣偏撫李乾德上其續授監軍副使元感激涕 楚藩劄示督撫鎮道謂衛非元守則全楚悉為賊 伏悉播平之先是賊犯常岳武昌戒雄至是賊平

思州府志 藝文 傳 大 卷入下性成父病驚悸祈藥禮神哀痛短切竟感神夢示性成父病驚悸祈藥禮神哀痛短切竟感神夢示好投平溪衞世襲指揮九世生逢元幼頡異至孝鄭逢元其先世山東東昌人始祖忠永樂初以軍鄭公逢元傳 黄嘉穀 鄉試計偕不第以養親故為婺川教諭課諸生必以公輔器相與談詩論文無閒崇禎姿酉中貴州天啟閒尚書熊明遇忤璫議戊平溪見而竒之許 而父病愈及為諸生操行立學慨然有經濟之志

《思州府志》郑逢元传(局部)

《思州府志》陆世楷赋(局部)

诗歌里的乡土气息









百項交鋪堤邊畫舫巖畔監輿遊從處始當及春餘吴苑錢塘宋都溪沿醫下徑接具區莫不千林一色飡比伊蒲彼探竒而訪古咸挈榼而携壺若大長洲憐綺戸之名妹或乃芳非野館璀璨精廬折同官梆

幌暗影入簾疎對愁眉飲並怯腰廳愛緑總之静女

道而飄裾君王爲之顧盼學士精其稱譽否則香浮

甲污使其裁成楓陛開向椒除飛殿簷而點額繞閣

霜而皎貌水映月以凝膚欣逢時之榮暢怨托地之爾乃紫帶旋放白花遂舒落英叠縞新導懸珠玉凌



